

新愛國主義

Pearl S. Buck
林疑今譯

(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講於上海世界學社)

今天晚上，得與諸位關心文學，藝術，文化的人物會面，異常榮幸。可是，更使我覺得快活的，却是我已經回到中國來了——用一種奇異的說法，我是屬於中國的，雖則我却無緣得以屬於中國的人種和傳統。命運逼我變成一種國際的人，不管我自己是否願意。因為我必須屬於兩個國家，我終於奇怪地分身屬於兩國了。我記得從前還是很小的孩子的時候，有一次跟隣居一位中國小伴玩兒，玩着什麼而吵了起來，她罵我是『外國人』，我驚愕異常。我跑去找母親，哭着問她道：『媽媽，我是不是外國人？』她很鎮靜地回答道：『回轉去對寶麗說：祇有你的外面是屬於外國，你底內心是屬於中國的。』但是，我想我的意見，最好是用我自己的女兒的事來說明，我的女兒，那時候大約是四歲左右，跑到樓上來告訴我有一位客人來了。我問她：『她是中國人呢，還是美國人？』孩子關閉着眼睛望着我，很奇怪地回答道：『我不曉得。我沒問她！』

今天晚上，我所要講的，並不是關於國際主義。第一點，我自己並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。我是民族主義者。我不相信什麼將來的烏托邦：各民族合併爲一，人人講同一種的語言，住在同樣的房子裏，穿同樣的衣服，有同樣的教育，甚至有同樣的法律，有同一派的文化。倘若這種烏托邦

實現的話，我想世界一定變爲無限空乏，一定遠不如現在的充實。我不相信這烏托邦會實現，正如我也不相信將來各宗教會合併爲一，各政黨會合併爲一，或是各種不同的人生會塑造變成一種獨斷的形式，其不可能，正如我們人人身裁的大小，形態，顏色，及心思，都無法變爲相同。我們人人各不相同，肯承認這些異點而使之盡量發展者，這便是智慧。不過，有一個條件，一人的發展不應該阻止他人有同樣的發展。所以，國際主義，我所認爲合意或是實際的，祇是那種對於我們的異點，能夠互相了解，或是至少互相敬重，而對於我們這些異點的存在，的權利加以保護。各個人間，當然應該互相敬重各人的異點。這種敬重，擴大而成國家民族間的互相敬重，這便是唯一真正的國際主義——或是，至少我個人是這樣相信的。

所以我希望中國人便是徹底的中國人，美國人便是徹底的美國人，英國人便是徹底的英國人，各民族皆如此。我相信每個民族倘若能夠潔身自守，發揮其歷史，其種族，其文化，即其對於世界將有最偉大的貢獻。實際上，我是一個熱心的民族主義者，信仰我自己的國家。我幸而有兩個祖國，因此，我既是熱心的中國民族主義者，同時也是熱心的美國民族主義者。我有雙料的民族主義，對於兩國有同等敬重，正如敬重父母雙親一般，我並不覺着矛盾。倘使美國是我的母國，將肉體給我，那麼，中國便是我的父國，將精神和心思給我。我底心情是屬於兩國的。

作了這番簡單的解釋以後，那麼，我來講講人家叫我講的正題吧：新愛國主義，民族主義的一種新表現。今天晚上，我暫時忘記母親，而將父親這份兒考慮一下。這就是說，我所要講的，是限於中國的新愛國主義，或是，換一句話來說——我要講講新中國的「現代人」的愛國主義。

我一提起這些話，在我底記憶裏，我的生活似乎便斷為兩段。第一段的生活都消磨在舊的中國裏。舊的傳統就是我的傳統，甚至正如列位一般，我學習了孔夫子的倫理。人家教我少女在家裏應該怎樣舉止行動，少女應當如何守己安分。人家用舊的禮儀和客套的話教我。我曾和村人住在一起，我也曾和城裏人住在一起，我曾和愚昧的人住在一起，我也曾和有學問的人住在一起，一共過了二十七年。在這二十幾年中，我記不得了多是一面之交以外，還有什麼認識的人，中有那一位中國人曾留過學，或是有什麼人，講的英語會比他在學校所學的幾個字多一點。最近十三年中，我住在一個城裏，有數百位中國的現代人，因有種種的原因，聚集在那城裏。現在我的鄰居，朋友，以及認識的人，四份之三是留學生，他們能講英語，法語，德語，意大利語，俄語，他們比我更熟識西方的文學，對於西歐各國的生活，也比我熟識，他們的需要品比我也更多是西方的，他們西餐也喫得比我多，他們比我更常講外國話，他們的生活也比我更近於「西式」。我最初二十七年的生活，與我最近十三年間的生活，其差異是極端顯明的了，我曾以最深的同情與興趣來

觀察這對照的差異

我得在這裏說明一句：我並不偏向那一羣的人。我並不是那種排斥摩登，排斥新，大嘆人心不古的獸子。沒有人能夠這樣對我講：『這個比那個好——必須這樣做。』人就是人，他們是他的時間的果實，他們最有趣最有價值的地方，便是在乎他們能夠將他們的時代和時間，以最完全的方法表白出來。我覺得舊的中國有其無法估價的價值，因為舊的中國並不是屬於過去的，我也不相信舊的中國是在過去的路程中。以倫理的高貴與清楚來說，以生活的藝術來說，舊的中國是無可比擬的。那種舊的中國人，有一種很高貴的得意。「愛國」這名詞他不常常用——他是愛國的，在某種深沈的意義上，他也是民族主義者，因為在他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中，他自然而然做了愛國的事，表明了愛國的態度。他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價值——人家不必告訴他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國——難道有誰會懷疑的嗎？這並不是傲慢。這是該有的自得。對於他，這是適合的。他必須相信自己國家的偉大，他真的這樣相信。

對於現代的中國，我也有同等的欽佩。在這些國家多亂的黑年頭兒，充滿着外侮內戰，大饑荒，社會的改革，和在這樣大國裏建立一種新政體的難題，情形異常複雜至難以想像；而世界情形也是惡劣，逼得各外邦採取自私自衛的政策，可是在這種時機中，中國竟然還有穩定的進步。航空線和道路的建設，建築的發展，衛生設備，省政府以及國民

政府的改良，此外還有許多別的較為不明顯的改革，都是在建設的發展中。我每次從外國回到中國來，都有這種極滿意的感想：「好一個種族純一又成熟又自覺的國家，樣樣多麼隱健自然。前途未可限量！」我對於現在年輕的中國，大有信仰。這並不是說我是個多情的人，雖然相信他們所幹的一切都是對的。但是我對於年輕的中國，也有完全的信心。我願意在年輕的中國統治之下生活。我相信現在中國領袖的智識和實質上的公正，會使國家發達，雖則也會有錯誤，我祇需稍為等一下子。我不盼望中國事事復古。我十分相信舊中國有價值的那一部份，會存留於現代的中國，這當然是經過了一番有意的和無意的選擇。我想，要中國事事現代化，正如要事事復古同樣是愚蠢的。發展並不是這樣獨斷的——這是一種的生長，在生長中是沒有復古的。不，我信仰現代的中國，信仰其現在的領袖，及其將來的發展。

但是在新民族主義中，我看到了一點我所認為非建設的，那就是一種自稱為「愛國」的人，我不相信他們配得上「愛國」這名稱。在許多嚴重的，有利益的和重要的事件中，我看出了這個弱點，倘若有這弱點的人，自己沒有認清，沒有了解，沒有加以阻止，我想結果一定會使中國人民受到大不公平的虐待——這種事的結局，我已經見過了，我的意思就是在那種過份的不愛國（原文 chauvinism，中文無適當名詞，暫譯作此，下皆照此例），內心雖以同胞們為恥，在外表上却硬掙臉子大加辯護稱讚。過份的假愛國者，不肯承認

他的國中有什麼錯處。他企圖將他所曉得的缺點掩蔽起來，却完全不想改革這些錯誤的情形。他不許外國人拍一張污穢的街路的照片，怕給外人有一種惡劣的印象，但是他對於這條污穢街路，並不想加以改革，他甚至就住在這條街上。他的同胞，數千數萬在饑荒中變成餓殍，他對於這事實竭力掩蔽，同時却又袖手旁觀，完全不肯加以援助。他高談愛國，到處奔走煽動，打倒這個，打倒那個，但是他自己對於同胞們，什麼事也沒幹出來。這就是他真正的弱點——他並沒有真的愛他的同胞們——他暗地裏以他們為恥。他將他們和別的民族作不利的比較，不論在事業上，外容上，才幹上，他覺得他們似乎都是差人一等；他並不敢地說道：「我對我的人民有信心。沒有偉大的過去，我們力所不及，難道還會有個「將來」？別國的事業，倘若我們有同樣的努力，那一件會幹不來的？我們的智力和才幹，並沒有差人一等，」於是便投身某種建設工作，置人生的逸樂於不顧。

中國的現代人，對於同胞們太常露出這種態度，其實我也不能夠完全責備他們，第一層，他們對於較為沒受教育的階級，採取這種很不幸的態度，却是一種祖先的遺傳。在中國，在受教育階級與非受教育階級間，早就有了一個太大的隔膜。受教育者卑視未受教育者，未受教育者則肅然尊敬那智識階級。現在中國的智識階級，承繼着這種的態度。可是倘若若是留學生的話，這種態度就更露骨了，因為他到過別的國家——物質上或許更為發達——回國以後，感覺祖國的惡

劣無望，於是便露出一種奇怪的孩子氣：竭力的掩蔽否認國家的弱點，同時暗地裏却是承認的。這種內心的紛亂，結果一定是那種愚蠢的假愛國，蠢的話，蠢的行爲，蠢的法律。

我要舉出兩個我親身觀察得來的例證：數年前南京在造一條新大路，那地實際上是老百姓的。我看見許多老百姓異常難過，啼啼哭哭，他們不懂爲什麼要造什麼新路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朋友——一位中國青年——談及這事的可憐，他却憤然大罵這些窮百姓：『他們什麼都不懂！我盼望我們能夠將這種人一掃而盡，而從新幹起。』我祇能夠這樣回答他：『但是他們是老百姓——你只是老百姓之一——你這種人還是少數。他們是中國的老百姓啊。』

第二個例證是：有一次，我看見一個外國水手，在毆打人力車夫，殘暴異常。在我剛要跑過去排解的時候，已經有一位西裝的中國青年跑了過去，對水手講了一口頂刮刮的英語，話中帶着相當的憤慨，終於停住了水手的毆打。水手跳下人力車，走開了。於是奇怪的事情便發生了。外國水手走開以後——當時我是從一間房子裏望出去的——那中國青年却憤然踢踢人力車夫，罵道：『豬猡！你拉洋鬼子幹嗎的？』他走開去，心裏恨人力車夫，正如他恨那外國水手——他恨人力車夫又蠢又窮，得靠外國人的鼻息。

我對於這兩件事十分了解。我曉得中國青年有怎樣的感想。我們大家都曉得的。這是青年的反動，他們剛剛從中學畢業，在學校裏有的是大校舍，優秀的教師，一回家却發現

家裏又小又黑暗又窮，父親腐化，母親沈悶。他歡喜能夠出身於一個富裕的現代家庭，於是他便恨他的同胞，同時也在愛同胞。他不——人家談起他們的錯處，但是他自己，却也找不出他們有什麼美德。這完全是人類普遍的情形，時間一過便好了。時間一過，青年便會漸漸發現大多數的人是像他的父母一般，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，他可以爲是光榮的。

這就是過份假愛國可悲之點——這是完全不需要的，沒有什麼可以慚愧的事。有污穢？世界各國不是都有污穢嗎？倘若人民經過一番刻苦的教導，不是就會有清潔了嗎？有貧窮嗎？世界各國不是都有貧窮嗎？而且貧非罪，不能加以拯救援助的嗎？這些所謂愛國者的真正的壞處，便是在乎他們對於他們所掩蔽的，完全不肯加以改革救濟。我們不能夠人都幹國家大事——然而最細小的事，實在仍是國家大事。救了一個窮人，教導了一個愚昧的人，一個不衛生的地方或是習慣得以改革，這都是國家大事。在中國這個偉大的時代中，沒有一樁事是太小，是不關重要的。

過份的假愛國主義者，實在是異常胡鬧盲目。他們所做的事，難道真的能夠騙過國內或是國外的人嗎？誰都曉得，有感覺的人都曉得，什麼地方有饑荒，洪水，匪災，便亦會有苦難悲慘，在有報紙，有無線電，有電報等等的今日，這種事情是無法隱藏掩蔽的。這是舉世共曉的事。要掩藏本國真正的生活，實在異常無望，結果是到處爲人所笑罷了。全世界都有貧乏，苦難，窮困。不論那一國，都有污穢的街

頭，醜陋的地方。倘若只許花園和美景的照片傳於國外，人家就會相信這就是中國的全部嗎？別的国家，也都有其美景哪。不，這種過份的假愛國，只會使外國人懷疑中國是惡劣異常。外國人常常會這樣講——我聽了許多外國人說過——『中國人幹嗎的要掩飾？他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小公開一下？他們真的這樣忙於掩飾，情形一定很壞。』

結果，是沒有人被你欺騙。這些過份的假愛國者，本身是愚昧的人，他們不懂得，或是不尊重他們的人民的好處，同時對於外國人普通的智識，估價也太低了。他們對於他們的祖國沒有什麼好處。

不，我並不稱這為愛國。我所謂的新愛國主義，是一種很不相同的人。我所謂的新愛國主義者——不分男女——是那種摩登的，受過教育的，活潑的，有智識的，懂得人生的，曉得國外的世界情形的，在國外考察有什麼適合本國的，而可以實行的好處，回來的時候，只帶着這好處回來。他不會卑屈地跟着誰。他徹底了解他的國家，她的人民，她的脾氣，她的天才。他要保持中國人的中國，但是也使她向近代運動各方面進展，同時又不使她失去其特徵。這種人不會先想他得住在什麼地方是最安全，什麼地方可以領到最高的薪水。他所要想的是：『他的一切將怎樣貢獻給同胞？』

中國根本不能進步，除非中國的現在男女變成真正的愛國者，除非他們敢放棄一切逸樂，一切富裕，和度摩登生活的希望，除非他們敢跑進農村，跑進內地的城市，從一種微小的規模建立學校，醫院，商店，以及各種各類的慈善機關，而企圖抬高人民的水平線。苦——我曉得這是苦的。這種生活我已經度過好幾年了。這種生活所賺的錢很少，沒有逸樂，常常有危險。但是，這種生活是值得的。得見一人得

救，得啓迪，真是人生最大快事。世上莫如這樣的快樂。這使人生有價值。沒有這種經驗的人，蠢然度着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我替這種人可惜。

列位的同胞都是極難得。極值得人家幫助的。我覺得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高貴的人物。我曉得他們，我曉得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的快樂，他們的受苦。我真心實意尊敬他們。在我那些最忠實，最親熱的朋友中，有幾位便是這種老百姓——他們一個字不識，可是品格高貴，率真馴良，全不自私，她們度着她們所認為最優秀的生活，所以她們比那些曉得有更優秀的生活而不肯去度的人，高貴多了。我們中間，千萬不要有人胆敢輕視老百姓中的任何一份子。

那麼，這一定是新愛國主義了；下面便是新愛國主義者的信條：『我相信我的國。我相信國家過去的偉大，在轉變中的現代的價值，以及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將來。我相信我的人民，他們的傳統，他們的天才。他們是屬於我的，完全不是差人一等，他們是我所最敬愛的。他們中間，沒有一件事在我是太沒有價值，沒有一件事我可以不盡力幹下去。我全無慚愧，我相信：倘若我和我的同伴，盡力為國服務，會糾正錯誤，而使正義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。』

『我獻身給我的國家，我的人民。倘若我不能夠幹大事業，不能夠身任要職，我總能夠替附近的人和家裏的人服務。我不怕苦，不怕不為人家注意。我要獻身建造我的國家，正如一塊石頭建造一座大廈，我不盼望得人家的認識，或是得到財富，我祇要曉得有一位同胞，一條街，一個農村，一個社團，曾因我的存在，而有今日之改良，這便是我所要的酬報了。』

現在的中國，不需要那種只會說不怕為國而死的假愛國者。中國需要那種不怕為國而活的愛國者。

漫畫論

無朋

漫畫在畫壇上扮演的角色，和舞台上的丑角相仿；甚至說簡直相同也無不可。

丑角的本身，根本就是一幅活的漫畫；而漫畫所表現的人物，也無一不是丑角。

只要瞑目靜想，自可心領神會。吾無容多為嘵嘵。然而我還要嘵嘵——

觀劇者，無論男女老少，無有不喜丑角者；然若叩其所以喜之故，則多噤嘴默默，彷彿並沒什麼『所以』不『所以』；而丑角之所以被人喜者，也即在此；在牠有一種令人道不出口的神妙。妙者，妙不可言也，若可言出，則不成其為妙矣。有如繚繚琴音，可聞而不可視，可聆而不可捉。

『像煞有介事』的鬍子，假裝正經的青衣，因為劇界台柱，但，威力最大，刺激最強，而使人數日不能忘懷的，却不是青衣與鬍子，而偏是小丑。蓋因鬍子，青衣之表情為『真假』，而小丑則為『假真』也。『真假』無味，『假真』有趣。何為趣？袁中郎敍陳正甫會心集云：『……趣為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態；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，唯會心者知之。』即俗謂：『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』者是也。

漫畫亦然。寥寥數筆，雖然是信手抹來，但，筆尖所至，無往而非自然的妙態，人心深處的隱情；牠是人間隱情

的發掘者，藏于內心的事物表現者。牠含着淚在笑，牠笑着臉在哭；牠『面無端容，目無定睛；口喃喃而欲語，足跳躍而不定。……』山，川，草，木，鳥，獸，蟲，魚不足以盡其態，要人，走卒，販夫，百姓不足以概其容。牠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；牠是動的，不是靜的。牠是天真的，不是呆板的；牠是自然的，不是做作的；因為牠是活的，所以感人至深；因為牠是動的，所以引人入勝；因為牠是天真的，所以令人生趣；因為牠是自然的，所以給人以真。總之——牠是藝術的極峯，也因為牠是藝術的極峯，所以才普遍的在人們的心靈裏刻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凡藝術品，必得自慰而慰人；自己覺得好，而別人覺得不好，這只是自己得了安慰，算不得藝術；別人覺得好，而自己覺得不夠好，那麼自己必須使牠夠好，否則，也算不得藝術。這在漫畫，因其取材之隨便，落筆之稀疏，似較表現事物正面的油畫和水彩，要來得容易成功，便於收效。

然，世人即因之多視漫畫為么麼小道，彫蟲小技，這卻不能說不是違心之論。又有以漫畫為最易作者，更屬皮毛之談。固然，人人都可為漫畫作家，但，要作到成為藝術極峯的程度，卻非『天才』不辦。此處所謂『天才』，即『不失赤子之心』者是也。赤子之心潔，潔則無往而非真；赤子之情純，純則無處不是趣。『真趣』者，漫畫之靈魂也。照像之所以不能感人，以其真而無趣也，油畫，水彩之所以感人不深，以其趣而不真也。